

贺虎林  
著

# 紫丁香

之恋

他像信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，希望永远和小茵乘着光速火箭神游在爱情的太阳系里，从而让时间的速度相对变慢，让四年的光阴拉长成四十年或者更长。但是，时间并没有拉长，没有拉长。这个残酷的时刻，终于无情地降临了！他必须做出抉择的痛彻骨髓的时刻，终于无情地到来了！人生无常，岁月沧桑，他，她，他们，只能行走在社会历史的曲折轨道上，品尝人世间的苦辣酸甜，不断重塑着自己的人格形象。他们的青春无怨无悔。因为他们有黄土地般的炽热情怀和真诚的胸怀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# 紫丁香之恋

贺虎林 /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紫丁香之恋 / 贺虎林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 
2006. 12

ISBN 7-5306-4579-X

I. 紫… II. 贺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01725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[bhpubl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bhpubl@public.tpt.tj.cn)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市宏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✱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 印张 20.5 插页 2 字数 356 千字

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—2000 册 定价: 35.00



## 调寄《眼儿媚》

秋月秋花两徘徊，红藕翠萍衰。琼栏露冷，  
幽篁影滞，蛩蛩声哀。

无情最是韶光逝，怕有雁书来！楚台难上，  
凤钗忍插，红豆愁摘！

——作者

# 紫丁香之恋

贺虎林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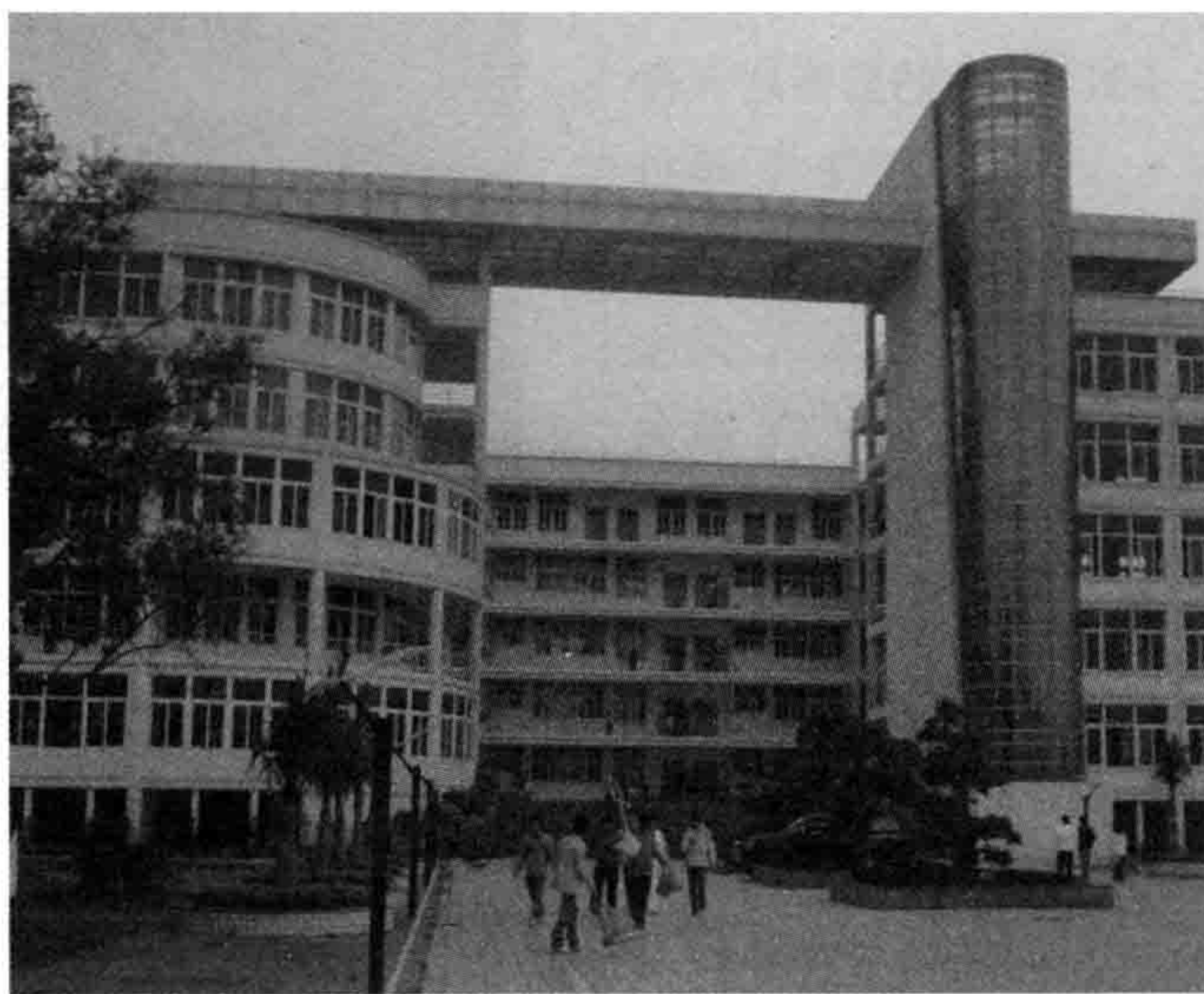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---

谨献给  
曾经插队支边、上山下乡的  
“知青”朋友以及他们的儿女们

---





# 目录

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 / | 001 |
| “天骄”风波 /   | 006 |
| 丁香花下 /     | 015 |
| 家书 /       | 028 |
| 红手帕 /      | 040 |
| 葬礼联缘 /     | 050 |
| 寻梦 /       | 062 |
| 勤工俭学 /     | 072 |
| 家宴 /       | 085 |
| 春梦 /       | 098 |
| 舞台上下 /     | 112 |
| 舞会 /       | 126 |
| 百花奖之夜 /    | 137 |
| 寒假 /       | 150 |
| 情天恨海是故乡 /  | 164 |
| 过年 /       | 177 |
| 心迹 /       | 192 |
| 诟病 /       | 203 |
| 失窃 /       | 211 |
| 梦之说 /      | 217 |
| 心灵的呼唤 /    | 223 |
| 是与非 /      | 237 |
| 爱恨情仇 /     | 248 |
| 振奋人心的日子 /  | 261 |
| 青春墓志铭 /    | 271 |
| 母亲 /       | 283 |
| 殇(一) /     | 296 |
| 殇(二) /     | 312 |

##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

### 1

神说：怀抱爱心，春天永驻！

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，才进三月，燕山脚下的这座古城就杨柳吐绿、杏白桃红了。

离起床铃响还有半个小时，童梦和已经在寂静的校园中环路上跑了两圈。周身热烘烘的，额头沁出的汗水在春晨的微寒中变成了一层薄薄的轻霜。他索性将绒衣的前襟解开，任春风抚摩他的胛背。宿舍、教学楼及所有建筑物中间一丛丛一簇簇早开的丁香花，散发出淡淡的幽香，和着匆匆追春的桃花杏蕊渲染的袅袅馥郁，夹杂着苏醒了土地蒸腾起的缈缈甘醇，在空气里弥漫着，弥漫着……整个校园都沐浴在了香海之中。熏风徐来，暗香扑面，如饮醍醐，直沁心脾。童梦和一边放慢了脚步，一边深深地吸气……呼气……他醉了，醉在一九七八年的春风里，醉在丁香花的芳馥中。

童梦和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在他高中毕业并在农村插队十年后，又能圆了他的大学梦，以至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，他都觉得这一切似乎全是幻觉。尽管他清清楚楚记得，自己是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二号亲耳听到关于恢复高考的新闻广播，十一月五号报的名，十二月五号进的考场。他原本以为，从他插队那天起，他的人生轨迹将是在农村这片广阔天地里画出一条漫长的射线，那些儿时的梦想，青春的抱负，都只能在这条射线上尽可能地点缀一些花边了。然而，随着“四人帮”的倒台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，冰封十年的中国大地在一夜之间开始解冻，拨乱反正的第一缕阳光，就落在了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幸运儿的身上。童梦和也由一只灰田鼠，变成了一匹千里马。

### 2

录取通知书寄到他家中的时候，童梦和正在离家百里之外的县水库建设工

地。虽然已是腊月天,整个工地仍然被“苦战一百天,向党中央献厚礼”的悲壮热烈气氛所笼罩。水库大坝上红旗猎猎,以人民公社为连队单位的民工劳动大军,人手一辆小平车,蚂蚁似的穿梭奔竞在千米大坝上。十里河谷周天寒彻,肆虐的朔风裹着雪花,从枯槁嶙峋的山峦沟壑间呼啸漫卷而下,犹如万千狂怒翻飞的白蛇,吐着毒信撕咬着人们的耳鼻面颊。扑进脖颈的雪霰,很快融化成水点,和着汗水流淌,洇湿了胸前胸后的汗衫。许多血性的青年,干脆脱掉本来也不怎么御寒的棉衣,呼号着和寒风一比高下。童梦和是他们公社连队的连长,在这个关键时刻,自然要身先士卒,驾着一辆容积更大一点的平板车,戮力鏖战在万人工地上。

除了作表率的动力之外,童梦和似乎还有另外一股激流在身上涌动,也有一种巨大的压力使他憋足劲奋力奔跑。高考结果如何?我能考上吗?我会被录取吗?尽管他是用自己积压在心底十年的全部感情,一气呵成了《心中的话儿献给党》这篇高考作文,尽管他用十年读熟了的范文澜的《中国通史》的功底,回答了历史试卷,数学试题与标准答案对照正确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,但他还是忐忑不安。十年荒疏,再进考场,十几届毕业生同堂竞争,我能出类拔萃吗?更让他担心的是政治审查。我这个双料“黑五类”子弟,就是成绩合格,政审能通过吗?会不会还像过去那样,作为隐性专政对象,而被剥夺升学权利,被拒之大学门外?每想到此,他的心就隐隐作痛,浑身就直冒冷汗。那些日子,他的身心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期待与失望的峡谷间荡秋千。他借以解脱的唯一方法,就是使出近乎自虐的蛮力,更拼命地和疾驰的西风竞跑,哮喘病人般大张着口地呼吸喘气,上坡时扑下几乎与地面平行的身子“呀呀呀”地发力呼喊……

突然,工地四周山崖上大喇叭正在播放的陕北《翻身道情》戛然而止。少顷,传来女播音员略带颤抖的声音:“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,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,刚刚接到县教育局的电话,牛岭公社连队的童梦和同志,考上了燕山大学,县教育局通知你,赶快回去领录取通知书,赶快回去领通知书。”

童梦和猛然听到燕山大学四个字,竟愣愣地怔住了,正在往车上装土的铁锹停在半空中。周围的人们也都停下了手中的工具,整个工地似乎一下子屏住了声息。只有大坝上的“东方红”碾压机突突的马达声,在空旷的河谷里欢叫咆哮,显得分外高亢激越。仿佛要把遮蔽了阳光的冷凝似铁的天幕,撕开一个豁口。几分钟后,喇叭里又传来播音员激动的声音:“各连队请注意,各连队请注意,水库建设指挥部临时决定,代表水库工地三万民工,向童梦和同志表示祝贺。同时号召全体民工,要以童梦和同志为榜样,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

难,去争取胜利。抗严寒,斗风雪,打好百日战,向党中央献厚礼!”童梦和这才醒过神来,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,流遍了他的周身:心脏在怦怦急跳,又像突然停止;血液在汨汨奔涌,又似骤然凝滞;肌肤在簌簌战栗,筋骨却陡然松弛;脸颊堆起了微笑,喉头却干涩哽咽!“洞房花烛夜,金榜题名时。”老百姓经常挂在口头的人生几大喜事,竟是这样一种无以名状的感觉!一切明明都很真实,却又像做梦;很清醒,却浑似醉酒;自己分明很激动,却备感阻滞;很幸福,却辛酸难禁……大家都向他围过来,本公社的,外公社的,认识的,不认识的……但没有一个人说一句祝贺的话,只是嘿嘿地憨笑。像闹新房遇上了大大方方揭了红盖头的新媳妇,一时不知该从哪里耍起闹起,自己先傻了眼……有人使劲地敲响铁锹,接着三个五个跟着敲响手中的铁锹,再后来铁锹的敲击声响成一片。忽然有人大声喊道:“连长!今儿晚给大伙儿改善伙食,吃白面!”噉——!大家欢呼着,雀跃奔腾而起,重新汇入了滚滚的车流。

凄寒苍凉的河谷旷野,鼓荡起一股浓情逐雪的春潮。

### 3

这是一个一切都能和政治挂上钩的时代,就像太阳系的一切运动变化,哪怕是极微小的原子、质子、粒子……的变化,都与太阳有关一样。整整三天,水库工地的高音喇叭,每隔半小时就播放一次童梦和考上大学的好消息,以及水库建设指挥部“关于向童梦和学习、夺取百日会战大胜利的决定”,中间插播各公社连队的挑战书、决心书和倡议书。童梦和上大学成了整个工地人们谈论的中心话题。

童梦和在水库上是出了名的,大家都知道牛岭公社连队的连长是个怪才。“家庭出身”是地主成分,父亲是“历史反革命”,这个双料“黑五类”子弟,凭着自己的领导能力,凭着自己的吃苦耐劳,居然当上了一个公社连队的连长,而且月月拿红旗,受表彰。别的连队的“干部”,收工之后不是打扑克,就是在驻地百姓家中串门子。童梦和一到晚上和下雨天,就关起门来看书写文章,工地上每期专栏和板报,都有他的稿件,播音室更是隔三差五播送他的广播稿,省报还发表过他的不少通讯、诗歌和散文。指挥部宣传处几次想把他调到处里来,都因出身“太黑”政审不合格而被搁置。当个带头出力卖命的“基层干部”还可以,要进“政要部门”,这种政治背景的人,还是万万不行的。

童梦和也曾做过大学梦。那是他以中考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县重点高中的时

候。那年他十四岁,正赶上学校成立五十年校庆。这所位列全省高考升学率前三名的省级重点中学,在校门前和学校礼堂门前分别竖起了两块高大醒目的标语牌,上书“踢开北大门,结队进清华”十个鲜红大字,着实激励着当时走进这座学堂的每一位莘莘学子。童梦和是这一届的中考状元,似乎已经看到了北大、清华的大门正徐徐向他敞开。然而,高中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即将结束,升级考试还没有进行,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停课,造反,批判,游行,串联,武斗,充斥了后两年的学期。学习停顿了,高考停止了,原来的一切都被“彻底打翻在地”了。接着是上山下乡,知识青年“到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,童梦和也随着浩浩荡荡的插队大军,来到了太行山深处的一座小山村,当起了一代新型农民。那是一九六八年秋。

## 4

一阵急促的铃声把童梦和从回忆中唤醒,他看看表,已是七点五十分,才意识到早已过了吃早饭时间,该上课了,便径直向教学楼走去。

十年没有进课堂了,对于已经二十七岁的童梦和,教室里的一切是那么陌生和新鲜。宽大的阶梯教室,一排排淡黄椅子呈弧形拱围着讲台,讲桌庄严安静地矗立在台前。宽大的暗绿双层可推拉黑板镶嵌正中,上方是“尊重知识,尊重人才”八个大字。四围墙壁上,悬挂着爱因斯坦、牛顿、伽利略、巴甫洛夫等科学家的肖像,以及不同时代伟人贤哲的著名格言。历史的时空重新在这里聚集,使童梦和一下子又回到了早已是旧梦的学生时代。他意念苍茫地走到讲台前,伸手攀在讲桌边沿,深情地凝视着黑板和黑板上方的八个大字,静默良久,然后才缓缓转身步上台阶,在第十排靠中间走道的位子上坐下来。

早春明媚的阳光穿透明净的窗户射进来,把整个教室渲染成一片温馨亲切的鹅黄。同学们三三两两陆续走进来,各自选择喜欢的位子就座。刚刚认识的同窗,相互轻轻的问候,间或窃窃的笑语,让空气里充满了盎然生机,又弥漫着几分神圣庄严。

迟到了十年的春阳,把童梦和的心胸照耀得格外敞亮,敞亮得就像雪山顶上的一轮朝日,敞亮得就像六月天波光粼粼的天池水。

随着一声“起立”,老师走进了教室。

“同学们好!”

“老一师—好!”

.....

啊!“老师”,“同学”,两组多么遥远而又贴近的字眼!十年,足足十年没有亲耳听见老师问“同学们好”了,足足十年没有亲口喊“老师好”了。童梦和在喊“老师好”时,他的声音有些发颤,他的眼睛有些湿润,他站着的腿有些发抖。他这时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:我真的是一名大学生了,春天真的到了!

## “天骄”风波

### 1

朴实娇小、并蒂而生的丁香花，密密麻麻绽放在枝头，把校园打扮得花团锦簇。

在班主任艾志华老师的主持下，政治系七七级选举班委会的会议正在举行。全班一百名同学根据初选产生的六名候选人，投票选举五名班委会成员。

候选人是由系党总支提名的。按艾老师的话讲，系党总支充分考虑了这一届学生年龄跨度大、社会经历各异的特点，六名候选人中，有三名是“老三届”考生，两名是九年制高中毕业生，也插过队，还有一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。

这是共和国教育史上非常特殊的一页。从一九六六年中断高考，到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，七七级大学生是从十一年积攒下来的上亿名高初中毕业生中，再次用传统的“科举”方式遴选出来的。同班同学中，年龄最大的和年龄最小的相差十五岁，有的已经是孩子的爸爸妈妈，有的才刚刚从七年制中学毕业。

艾老师向同学们介绍每位候选人的简历。

“……”

“童梦和，男，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出生，二十七岁。家庭出身革命干部，本人成分学生，进校前是插队知青。本年度高考成绩是该省文科第一名，也是我系第一名……”

童梦和对党总支提名他为候选人深为感动，但却并不激动。这倒不是因为他没有为大家服务的热情，而是牢牢记着爸爸信中写给他的一句训示：“孩子，这辈子除了当家长外，不要再希图去当任何‘长’，老老实实做学问，平平淡淡过日子。”童梦和这二十多年还没有感觉过当“长”的荣耀，但他却饱受了父亲这个地主的儿子、国民党旧政府县长给整个家庭带来的苦难。

同学们表现出的热情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童梦和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，低着头静静地阅读手中的小说，表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样子。其实他胸中早已波澜起伏，心潮跌宕……

他注意到了艾老师在介绍他的简历时加重了的语气,尤其是读到“家庭出身”时,几乎是一字一顿念出来的。当时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,神经条件反射地绷得生紧。“地主——历史反革命——革命干部,革命干部——历史反革命——地主。”家庭出身,像魔咒般附身在童梦和和他的弟妹们身上近二十年,使他们幼小的心灵一直在梦魇中挣扎。

童梦和记得,他在小学二年级加入少先队时,是他记事以来的第一次填表,他印象特别深。那次是爸爸代他填的。家庭出身一栏,爸爸填的是“干部”。

他好奇地问:“爸爸,家庭出身是什么意思?”

爸爸回答:“就是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。”

“那干部是什么意思?”

“干部就是给公家办事的人。”

在他的印象里,爸爸确实是给公家办事的。经常穿一身整齐的四兜兜灰制服,左上衣口袋里别着亮闪闪的钢笔,右腋下夹着一只黑公文包。可是,读初中二年级时,有一天,班主任老师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,阴着脸严肃地对他说:“童梦和,以后再填家庭出身时,你得填地主成分。”

犹如晴天一个炸雷,把小梦和都给吓傻了,他本能地大喊:“不!爸爸不是地主,爸爸不是黄世仁,我爸爸是干部!”

“你爸爸不是地主,可你爷爷是地主。”

“爷爷?我根本没见过爷爷,我根本没有爷爷!”

童梦和几乎是一路哭喊着跑出了老师的办公室。从此以后,童梦和每次填写报名表、履历表、审查表时,心就瑟瑟发抖,像贼一样尽量躲开同学们的视线,家庭出身一栏总是最后填写,填好后赶快折叠起来,或者用书本作业本紧紧压住,等大家都交到讲台上了,才慌慌张张缩肩低头地交上去,脸红心跳迅速掀起别人的,哆哆嗦嗦把自己的表压在最下面。

高考结束后,考生开始填写政审表。童梦和犹豫再三,还是壮着胆子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上了“革命干部”四个字。那是他看了当时《人民日报》连续发表的几篇关于家庭出身、家庭成分问题的署名文章和特约评论员文章后,在自己命运攸关时作出的冒险抉择。然而,重重关隘在等着他。村党支部首先不同意,要求他必须“如实填写”,否则,不给他出具政治表现鉴定意见,也就不能加盖党支部的大红印章。童梦和再三解释,支书才勉强答应以公社的意见为准,公社领导让怎么填就怎么填。童梦和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公社党委身上。他想,公社干部应该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央的政策精神吧?可是他又估计错了。公社党委七名委

员,只有党委书记一人同意,其他全部表示反对,理由是中央没有红头文件,党委无权改变家庭成分。党委书记是“老五届”大学毕业生,当了三年县委办公室主任,刚刚派下来任公社书记,正是踌躇满志、血气方刚时。早在县委办公室时就听到过童梦和的一些事迹,遂起惜才、爱才、荐才之意。为了说服其他党委成员,自己亲自爬到床底下,把一年的旧报纸全翻出来,一天一天地翻,一篇一篇地找,把所有能够证明自己观点的文章全剪下来让大家传阅,最后终于达成妥协意见:家庭出身还填“地主成分”,公社党委鉴定意见可以根据实际表现尽量做得好些。于是,这位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党委书记亲自执笔,用一手娟秀流畅的行书,写下了一段让童梦和感激涕零、没齿不忘的文字:

根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的一系列政策精神和报章讨论观点,公社党委研究认为,童梦和同志的家庭出身应按照他父亲解放后所从事的工作而定为“革命干部”。童梦和同志插队十年,和广大社员群众一起改天换地,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,多次被评为优秀社员和学大寨标兵,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住了锻炼和考验。童梦和还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文艺创作,发表了不少歌颂党、歌颂社会主义的好作品,为繁荣农村文化生活,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新面貌做出了贡献。童梦和同志热爱党,热爱社会主义,积极向上,思想先进,努力工作,政治合格。

这二百三十三个字的政审鉴定意见,童梦和把它字字咀嚼了几百遍,至今都能倒背如流。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长的考生政审鉴定意见,近乎老革命悼词的政审鉴定意见!

掌声响起来。

唱票同学高声宣布投票结果:武佳声九十一票,邢卫东八十七票……童梦和九十九票。

经过简短的第一次班委会,其他四名班委会成员举手表决,一致推选童梦和担任班长。掌声再次响起。大家向童梦和表示祝贺。艾老师宣布,请班长代表新当选的班委会给大家讲话。

童梦和没有走向讲台,他站在同学们中间,半天讲不出一句话来,只是一个劲地搓手。艾老师赶忙小声提醒他:“给大家表个态,给大家表个态。”这才结巴着说:“非常感谢同学们的信任和支持,今后我们一定为大家的学习和生活

服好务。”

2

政治系迎新生联欢会,在新生进校后第三周的星期六下午举行。

一层大教室布置得朴素典雅,黑板上的“迎新生联欢会”六个隶书大字和簇拥在四周的鲜花红旗,是用彩色粉笔书画而成。讲台被临时搬到一旁,从教室顶部悬下两条红绸,象征舞台的台口。台的右侧摆放着一架乳白色钢琴,左侧是扩音器和一对小喇叭。细心的会场布置者在台前的四只高脚麦克风上,分别系了一小束黄、白、红、紫的丁香花,就像四张盈盈绽开的少女的笑脸,频频向大家致意。

桌椅板凳被撤出教室,全系的老师同学都是每人一个小马扎。七七级新生坐在中间,两旁是七五级同学,再边上是教师和员工。近三百人济济一堂,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。

联欢会由系学生分会主席主持。各方面代表发言结束后,便是新生老生自编自演的节目。第一个节目是七五级同学的舞蹈《北京的金山上》。六名女同学身穿藏族服装随着音乐翩翩起舞,广袖飘飘,腰肢婀娜,动作非常到位。童梦和心想,她们或许都曾在“文革”时期参加过文艺宣传队,或者至少导演曾经是宣传队成员。接下来上场的是七七级新生的京剧《沙家浜》选段“智斗”,扮演“胡传奎”的是一名来自解放军的战士,身材微胖,虽没有化装,兀自先有几分扮相,再把自己军装上的领章帽徽一去,贴上纸做的“青天白日”徽标,又多了几分滑稽。轮到他唱时,不知是由于紧张,还是故意玩噱头,一开腔唱道:“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,总共有七八个人来十几条枪。”让扮演“刁德一”的同学听出了破绽,马上纠正道:“错了,是十几个人,七八条枪。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,会场气氛便愈发地热烈起来。故事,朗诵,独唱,舞蹈陆续登场,对口词,三句半,小合唱,秧歌剧轮番表演,把联欢会不断推向高潮,大家如沐春风,掌声迭起。童梦和看得出,七五级同学的每一个节目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,而且每个人的表演都十分卖力,他为他们的热情和艺术才华而由衷地感动。

压轴节目是七七级的配乐诗朗诵《天之骄子》,这是童梦和用两天两夜赶写出来的,由八名男女生表演,艾志华老师还特别邀请外语系老教授黄崧华老师客串操琴。配乐用的是冼星海先生的《黄河大合唱》组曲。琴键敲击出刚健的音符,旋律似滔滔黄河水奔流……

女声：春天，我和农民一起播种，  
男声：把希望播撒在人民的心中。  
女声：昨夜，我和工人一起挥镐，  
男声：让钢铁骏马奔腾呼啸。  
女声：去岁，我和战友雪山巡哨，  
男声：用意志铸就铁骑钢刀。  
合：今朝，我来向您报到，  
祖国啊，请您检阅我们的汇报。

拨开云翳，  
阳光普照。  
冲天振羽，  
一代天骄。  
我们，“文革”后的第一代大学生，  
肩负使命，跃马来了！

.....

大浪淘沙，  
我辈弄潮。

.....

敢问天下，  
谁人能与比高？

.....

其实，这首急就章长诗激情多于睿智，概念多于哲理，华丽多于深邃，口号多于精义，与其说是诗，不如说更像“文革”时期流行的多口词更恰当。但是，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场合，让这样一群正是春风得意的佼佼者来朗诵，那些迸发出来的带着张力和爆发力的诗句，还是冲决了在场的大多数人的感情闸门。台上的表演者激情澎湃，人人都有倾诉肺腑之慷慨，再有高亢雄浑的钢琴曲烘托，一百二十行的朗诵诗，被他们演绎到了极致。台下的师生，尤数七七级新生最盛，情绪被充分调动了起来，掌声一阵高过一阵，后面几排的同学甚至都坐不住了，纷纷站了起来欢呼喝彩。童梦和作为诗的作者，嘴唇在跟着诗行嚅动，心潮在随